

# 人民藝術週刊

# 1

本片卷自 **1946** 年 **1** 期

1946

年

第

1

期

# 人民藝術

週刊

通訊處昆明臨江路一百六十號 本期定價一百五十元



創刊號

我們踏着你的血跡，  
誓把那反動勢力消滅！

王行

人民藝術社主編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出版

## 槍

「近年來都是抗戰年頭」，這事實不過去只是從生活程度日高上會曉得，實際上因為我總是住在鄉村的小窩，所以始終沒有見過。假若不是米價一個個子比一個個子高的話，我想再過幾年，如果我有機會到省城去，也許我親朋的親戚朋友現在是都在飛天下了。因此去年從省城來的一個親朋友親熱地問我：

「你親見過神槍麼？」

這一問，立刻把我西邊那正正的假話打破了，好像聽見真的槍聲似的，我嚇呆了，覺得我一向都在夢中的時，近年來就是有人偶爾從省城包東西帶來一學份報紙，我也從不發心看過，什麼敵人攻我陣地呀，什麼北非開闢第二戰線以報答盟友呀，什麼如木林、藍草牌又擊毀新攻勢呀，都似乎自己曾經就親身看見的。對我，尤其是對我女人，似乎都毫無關係，是的，也可以說我們的問題，除了每天穿穿舊舊的鞋襪子以外，就只有「米」又漲了半塊的可怕消息，因此我的生命就在我的，也可以說，我們這種生活消耗了。

槍聲，炸藥，敵人的轟擊，敵人的炸彈，在我的世界字句中更複雜，本來對射人和思「家」家說，敵人是聲音的泉源，沉悶而單調的響聲，可是在我，多是一種力量，把這定與「罪」的力量，因為包圍著我的危險是單調的，迫使我沉默的力量是單調的，所以我不能不受這沉悶和寂靜中的一切。尤其是這裏述的人生。

× × × × ×

去年日本佔領了蘇州以後，我這裏忽然熱鬧起來了，一大批軍隊退到了我們這窮鄉僻壤的小鄉村，據林的邊的一個小村鎮。於是這小村鎮當中到處是「武裝同志」，於是修路，蓋草房，開茶館，辦合作社，開合作社，專辦一多，人一多，亘古冷清的深山和古洞，這時期都煥然活躍起來了：廣大的平原，連連相接的「你媽你媽」這衣帶不帶要穿而紅的耳光聲，和了細起來了的吶喊的聲把這小村鎮弄得是這樣活躍開，不備是人，就是雞和羊的心，也都時時刻刻在熱情地跳動着；尤其是在這三天三夜的集會上，今日的人與人之間就其與那過去去很大的差別了，過去，人人都把他家中所有的東西，肥的，瘦的，雞，又新鮮又大的雞蛋，那肥肥的老雞，榨得又熟又漂亮的菜，籠之，家中所有的最好的東西都搬到街上來，誰也在怕恐不能脫手嗎！所以人對於人都是非常親熱和客氣，似乎是怕恐要者不來照顧自己呵，但現在這堆堆前影却完全變了：不管是誰只要把小管什麼東西，一搶到街上來

## 聲

## 尚鐵

，就立刻如狂風掃落葉似的光了，而且還是光得這樣：甚至連那喇叭口聲也都打打友聲離開敵人的去，為新主人服聽了。至於代價就很難說，也許一月米糧換得二十塊有鈔票，也許還要賠了氣力抬到車上運到昆明去，而只能聽一聲火車叫的，化勞力的，假不使耳光，和「你媽你媽」的吶喊，總算幸運了，反正空著手回去，除了手板以外，總還算落得一個輕飄飄的聲感，按着阿Q的辦法，這還算是勝利。

這樣回去的人，總算永遠不會再來了。可是，人是個動物，附近鄉里的狗，便漸漸變成打鬥的對象，「按不免在野，人人得而逐之，分求定也」的規則，這些雞和狗便也泰然地，成了「人人得而逐之」的對象了，此外，還有園中的「蔬」，地中的「菜」和辣椒蔥蒜等等，農民自己不願動手，便也有人代之以割割拔了。可是，這並不單只供給某些人公用，如果只供給少數人的食用，為村中還不缺乏這點東西，在每一個集會上，農民們拿錢出高價購買自己的種的菜蔬，便無從發明了，還有，反正不出錢可以坐火車，不坐車費當然可以寄信了。

總之，現在我們這窮鄉僻壤熱鬧了。這熱鬧中，不僅有了許多這小村鎮自古未有的現象和聲音。也不僅只在樹集上和街集附近，而且這熱鬧已經漸漸侵入這這小村鎮狹窄的農村，我日了，這這小村鎮：經六里路，可是也被熱鬧侵入丁，這熱鬧的「現方法」，當然與重慶和昆明不同，究竟與那喧嘩的小農村，所以牠的表現方法也很簡單，隨便拿一個例子吧！聽，我隔壁的老王，現在正在拒絕他的十五歲的女兒入門，原因是今早上他嚇幾個人到樹林子裏邊去「玩兒」兩點多鐘，他的兩褲子破了，衣服也破爛了，褲子被撕大窟窿有兩處下邊加縫小條破布纏着，他的眼睛哭紅了，腫了，髮臉，手上腿上都都是血爪痕。他竟認錯如何可怕的鬥爭呵！但現在又在與宗德社爭鬥了，也許她明天晚上就「經不在這人間了，不過，現在她的父親為着怕壓氣，正在拒絕她進門。

【附錄】「一響荷能」的傳聞。

我寫在這裏，不由得從小窗戶向外看一看。在這傍晚的時分，斜陽掠過四山，照得這滿野清涼的原野，的常是這這這這的人們，這這的這好時分了。有三「同志」，兩個勤勞兵，還有兩個摩登女郎，在我院外小小的一塊空地柏林叢中用兩條步槍打小雀兒玩，還有幾說，可惜我們不能，能得去年春天一個無聊的人亂說的，八百槍的子弹要賣三十元一粒，機關又響了，又接連

# 新時代文藝諸問題答客問

高 寒

第一，新時期藝文工作創造了什麼新條件

我以爲新時期的前藝文創造了極爲有利的新條件。在客觀方面經歷了八年的動盪抗戰，及前後方的苦難生活，都強了人對於現實問題的注意，和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準。如：海峽收復後，聯合日前的滬籍，即在一個以上。而茅盾的寓所，在兩天之內，即銷售了五千本。在後方的昆明民明，僅是二十餘萬人口的一個小小都市，過去且是文化比落後的都市，最近民主週刊如學生報的出版，都銷到萬份以上。凡這些，都起前所未有，或不絕見的現象。這正是此後文藝工作有利條件。其次言論出版的自由，政府既一再申言開放，政治當局會議以後，且已有充分的實現。這即漸漸我們的要求很迅速，尤其是在外縣，或偏僻的地方，於是暗的黑暗勢力所統治，不要說不存言論出版自由，甚至於看書看報的自由都沒有。但祇要我們繼續不懈的努力爭取，諒諸子總是要走通的。這是就客觀方面說。就主觀方面說，八年來生活苦難的經驗，與是艱苦論不自由的教訓，已經使每個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作家，都一致的知道其後應該努力的方向，和應該服務的對象。也就是說八年來的成熟和追責，不惟不使硬化的文藝工作者退或銷亡，且更增加了他們的力量，和新的活力，更使他們而更堅實更果敢更勇敢向前。使他們在和平建國時期，更能從容發揮了他們創作的努力，和創作的天才。過去人人所共羨着的中國沒有偉大作家的出現，以後主客觀的條件具備，專事畫的出現，當不會像一種奇蹟一樣，使人驚異了罷？

其次，文藝工作者怎樣配合今後民主運動

關於這個問題，似乎有兩種見解。一種以爲文藝工作者參加民主運動，到了必要時，如同救火一樣的，可以放下筆桿，離開了崗位，不顧一切的先來打開了政治上的出路。一種則以爲民主運動與文藝工作是可以並行的，並行的，並不衝突。

我的看法，是比較贊成後一種見解的。文藝工作者重要的在民主生活的實踐，和文藝工作者的現實主義的正值的把握。能夠如此，則文藝工作者的推動現實，反映現實要求的，無論是文藝的理論和文藝的批評和創作，但正是廣義的，政治鬥爭的有力的武器。這種武器在和平建國時期

，似乎更重要，也更有力。雖然，民主政治前途，還很艱苦。但血淋淋的統治鬥爭和文藝工作者悲劇繼續，急不暇寫的年代，究竟快過去過了。開展了政治開明的文化方面的形態，和文化方面的意義，或者說在現實的要求，在民主政治運動的領導或配合之下，來開展了新的文化運動或新的文藝活動，這正是比後參加民，政治運動者所不能不注意的方面，也是此後文藝工作者所不能不負的責任。總之，似乎可以說和起來，和統一起來。不能偏立的，隔別的分開來看。沒有文化活動或文化陣地的政治運動，其成功確不是不可能，但究竟是很有限的，甚至於內容不夠充實的，不能健全的。反之，文藝工作者果能善於應用，也的確動了他們的有力的武器，所謂一支筆桿可等於三千軍隊，一篇文章，也等十萬大軍，這樣在政治運動的意義上，是否比單純的從事政治活動，還有更廣，的效果呢？這似乎是難以估計的。所以以爲問題似乎不是文藝工作者非離開了崗位不可，非一下在陣不可的問題。而是政治運動怎樣領導了文藝運動，或文藝運動的正值的方向，和正確的表現的用途。而是文藝工作與之，運動統一得妙，配合得妙，調和得好，協作得好的問題。並不是分清誰讓，各別發展的問題。也不是各走各的，魚與熊掌，取一發展，片面發展的問題。

最後怎樣配合後期的文藝工作，更廣大，更深入？文藝建設的未來，如何着手？

這個問題，我以爲問題很大，包括了五區運動以來所有的文藝問題。如：接受激進，和接受外來影響的問題，如：大眾化或民族形式的問題，如：後方，復興哪裏文藝工作的成果，作爲，經驗，或文化交流的問題。關於這三方面，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的：

第一，接受激進，接受外來影響，並不是毫無保留的，而是有去取，有去取的，也不是生吞活剝，囫圇下肚的。而是要能夠消化，能夠吸收的。這樣，我們的接受激進，接受外來影響，才會於時代有益，於社會有益，於人民有益，同時也會於我們比後期的文藝的發展，多有新形式的發展，多有新內容的意義。而後期的文藝工作，更有力，更發展起來。

第二，大眾化與民族形式的問題，我以爲不能作某派的某派的宣傳。這樣漸漸束縛了新文藝的發展，也減少了文藝的成果。民衆生活在發展（以下轉洽四版）

# 紀念文藝節特刊

## 告全國文藝工作者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總會—

### 一 紀念文藝節的意義

八年的長期抗戰告了結，今天我們迎接第二屆的「五四」文藝節，也就是戰後第一屆的我們的節日，這在我們從事文藝工作者檢討過去與規劃將來的工作上，具有極重大的意義。

我們文藝工作者是以文藝服務於人民的忠誠的僕役。我們要深深體驗我們的主人全中國人民的需要，他的痛苦的祛除，他的極樂的獲得，他的希望的實現，他的地位的抬價，我們要忠實地表達出來，並求其真是達到目的，我們才算盡了服務的職事。

人民的需要是隨時代而進展的，即使舊的一切得到滿足，新的需要又等待著新的努力了。這些便構成一個時代的時代精神。我們的努力也就需要先把握著這種時代精神，而不斷地迅速而完滿地完成我們的任務。

八年以前，日寇正醞釀着侵略大東亞的時候，人民需要團結抗戰，我們文藝工作者忠實地做了人民的僕役，結果抗戰實現，團結雖不完美，至少結束了十年的內戰。這一階段的任務我們是可以向着主人奉告無罪的。

抗戰開始後，我們集中力量於抗敵文藝的建設，這正是人民給予我們的正確的使命。我們不厭呼籲了團結的加強，鼓舞了前方和後方的士氣。並打擊了不利於抗戰與違反人民意志的一切逆流。雖然我們遇過了種種的困難我們始終堅守了我們的崗位，文藝作品在戰上陣已超過了戰前，優秀的作家們有不少的人在戰場上殉亡，或者受傷了，而文化漢奸究竟佔少數中的少數。這些也是值得我們告慰的。

然而我們應該承認：我們所負的使命却沒有充分地完成。我們為了團結而推卻於妥協，我們對於逆流的抵抗終歸不力，眼睛過朝向了上層

為了一部分惡奴的兇焰我們涉讓了主人，為了過度的生活壓迫我們更接近了市井。因而使我們平庸，使我們退步，我們在勝利的爭取上沒有盡到應盡的力量。我們的勝利是你們獲得的，我們勝利是所謂「慘勝」！在這這「慘勝」的原因裏面也有我們應該負責的地方，我們今天更應該嚴密地檢討，而作為今後的借鑒的。

在今天，人民在這「慘勝」局面下所發生的要求，又是甚麼呢？我們應該怎樣去把握着我們的新的任務？

### 二 和平民主運動的重要

今天，我們的「慘勝」之慘超過了戰時。傷殘滿目，遍地災荒，人民不僅從八年的戰禍中一時無法恢復，而人民的自由分子還在時常發動着新的戰爭，使這着法西斯瘟疫。人民已經不能聊生了。

不能的內戰人民是反動的。人民需要和平。不僅需要中國的和平，而且也需要世界的和平。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中國和世界已經成為了生息相關的有機的聯繫。

和平要怎樣才能獲得呢？單靠外來的援助以企圖武力統一者的必要是已經臨到破產的時候了。沒有人民的武力，自古至今，從不曾有人完成過「統一」的迷夢。政治與經濟是連着開的。三項協議簽定了，這些並不是少數上層的女章。而是全中國人民的意志，全中國人民需要民主團結來完成和平統一。

只有民主才能和平。只有團結才能統一。只有和平統一才能進行建國工作恢復戰時的生產，補償中國的後落，使中國人民獲得一個自由而進步的新中國。

幫助我們和平建國，民主團結的國家工人，人民是歡迎的，歡迎他們在經濟上技術上文化上



不平的民主運動的準備應該盡力贊助推動而詳盡地  
地向國內介紹。其相反的事務應該盡力反對阻止  
，作為中國人民宣傳的左障。把國內，民的要求不斷地向國外作真切的介紹，把是以代表人民  
的作品向國外翻譯，應是當前極其重要的工

作。  
朋友們，一切國內國外的文藝工作者，我們  
緊密地攜起手來，向着我們的目標，和平民主的  
實現，前進。

五 三十年五月四日重慶

## 要唱出民主的陽光

沙·雷

——紀念第二屆五國文藝節——

我們來寫民間，

是人民中的一員！

飢餓，窮困，被追害，

我們有同樣的經驗。

我們吃山芋，喝白開水過日子，

也勞心，也流汗；

沒有動筆身在我們的詞頭，

時務。却經常跟在後面！

為什麼我們不是歸賦，

花言巧語，生活安逸？

為什麼我們不是孔雀，

眩耀詞藻，使人眩惑？

祇因為我們是人，

忠實的人，忠實地做人。

我們和人民，同成一片聲音，

因此我們才醒後，窮困，被追害，

每一顆牙都包含著酸淚。

但我們仍要發聲地歌唱，

要唱出民主的陽光！

四，十四，黃昏前，一九四六。



劉明治

了走帶們他把又爭戰



一切援助。中國人民也不會自受他們的恩惠，中國人從落後，殘破，貧困等等枷鎖，一旦解放出來的一天，他會加倍的報復，對於全人類的幸福必期有所貢獻。

但是，一切相反的目的全圖，中國人民則抵死不願接受。中國人民不甘心於永遠做這種殘餘一法西斯遺孽的奴隸，不甘心於到了今天還要來步印度非利黨的後塵，由多難國的殖民地位為單一印度的殖民地。

和平民主的建設，是萬勿必思。不能要國內和平，而且要國際的和平；不但要國內的民主，而且要國際的民主。

文藝工作在這樣的人民要求之下，究竟有怎樣的意義呢？

### 三 文藝工作在和平民主運動中的意義

朋友們，你們不要以為我們過分強調了政治的要求。或者，為在這樣緊急的政治鬥爭中，文藝失掉了它的效用。不，這些都是錯誤的認識。人類是「政治的動物」，離開了政治的要求，人類便只好是動物而已。一切社會活動都不能脫離時代中心要求，文藝何能兩樣？文藝正是極有利的政治鬥爭的武器，我們今天不僅不能拋下我們的武器，更應該磨練我們的武器，使它更加犀利起來。

人民的自由要求正需要我們吶喊，反人民的一切黑暗陰謀正需要我們攻擊，為人民動盪服役的忠僕和危亡的義士正需要我們贊賞。

文藝是始於人民，終於人民的。人民既需要和平，文藝便應該歌頌和平而詆毀一切反和平的醜惡。人民既需要民主，文藝便應該歌頌民主而攻擊一切反民主的罪行。積極方面的建設工作固然必要，消極方面的破壞工作在今天尤其必要。

今天的鬥爭更形複雜了兩個因素。民主與反民主，如平常鬥爭的「鬥」而更趨激烈。反民主更趨高漲了。公認的「民主」的鬥爭也要走上了「民主」的鬥爭，公認的「和平」的鬥爭也要帶着「和平」的鬥爭。一切都成了更複雜的「雙包案」。

在這種新的鬥爭環境中，文藝的目的更使複雜了。和平，民主，文藝便不能容那一切醜惡的魚目。反動不民主，文藝兩不能海晏河清不立，人民選擇命命落我們，文藝也還據約束着我們。

眼前擺着兩條路，我們應該要嚴正地守着人民所要求的道路。

### 四 今後我們應該如何工作

為人民大衆服務，實現和平民主的要求，這應該是我們的基本原則。

政治協商會議所擬定的「和平建國綱領」，雖然主要是今後的施政綱領，但我們文藝建國的綱領去看它，那五項五十四條的条文，差不多每一句都可以成為當前文藝的主題。我們應該保衛這個綱領，實：這個綱領，體驗這個綱領，詳細地加以研究，解釋，並使它得到適當的形象化。

一。作為個人：我們應該嚴密地保守着人民的立場，努力向人民大衆學習，使自己的意識逐漸大衆化，絕對地不和那些分子同流合污，和惡勢力抱一個死不鬆手的地步。對於機會應當使它盡量地從空襲與爭奪人，爭取青年羣衆，爭取廣泛的參加者。在各種文藝活動中應積極參加，把自己培養成爲一個和平民主的戰士。要有這種生活的真意，我們的創作才能適合人民的要求，和當前的時代配合。

二。作為協會：我們應該盡量地把工作展開，積極參與會外的和平民主運動。發展地方分會，把全部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組織起來。我們應該排除敵對黨派的門戶主義，息事寧人的官僚主義，逃避權責的市儈主義。負責領導，不作幫閒。

協會的定期刊物，我們要把它充實起來，切實發揮領導的功能。我們保障作家的權益，在相互扶植的原則之下使作家生活得到相當的保障。不斷地向人民大衆或文藝青年服務，盡力培養文藝工作上的人材。

我們應該愛護所有的民間文藝工作者歡迎他們加入協會。我們一面集體地向他們學習，一面也影響他們，在和平民主的原則下施以無形的再教育。這樣去鼓勵所有的工作者，同時也就有了可能改造舊有的民間文藝。

我們應該經常地和海外的進步作家溝通消息，交換意見，增加國際間的相互了解，以促進本國的民主化及國際民主化。盡力地和海外的文藝青年聯絡取得聯絡，勸誘他們組織海外分會，請他們多多負擔宣傳海國的工作。

三。作為團體：團體內部的文藝工作者在基本的原則上應該沒有分歧，對於祖國的和平民主運動首先應該力求配合，一般個別的愛國情緒應為熱烈，不因時間久遠，多不瞭解而疏離，因而真假不分。其愛國熱情每每為反動勢力所利用。因此我們應該隨時時時關心國家的現勢，力求直接的鬥爭，務期幫助真正的民主勢力的成長，使愛國行動不至流而為空國行動。

對於國外人士的接觸，僑胞青年首當其衝，自然應該雙方溝通聯絡的責任。舉凡有利於祖國

# 莫扎特與歷史

E. H. Meyer and Russell Ferguson 原作

大家都知道，莫扎特是一個活躍而成熟的共產黨員。這事卻雖然至今仍說說好的，但可惜充份了解其意義的人卻很少，因為我們對共產主義在莫扎特時代的意義的普遍家似乎也太少了。

在十八世紀的大學時期中，共產黨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和政活的組織。它是一種具體的宗教，獻身於人道的進步和民主的改善。它對如何和改革的單向在世界各處都受到壓迫壓迫的壓迫，共產主義的理想在好幾方面都與法國大革命的理想相符合或相接近。懺悔與愛國心的理想則向人道主義。愛國心與宗教只決定於出世的悲劇機會。但共產黨員們堅信人類一階級各個人自身努力的成功，共產主義反對等級精神，反對宗教教條，反對盲從。共產黨主張文明人的緊密聯合，主張整個階級奴隸制，主張一個世界和平。這些理想正是和平會談和慈善事業的強態，而共產黨在這種換取的理想中之影響卻非常強。

在西班牙，意大利和 葡萄牙和近的一些久經憎恨暴政的國家裏，共產主義成為一種的革命運動。在這些國家中，共產黨志在廢除階級制度，社會救世主義，指條特權，而主張民主的政府形式，為貧民智和消滅文盲。法國的共產黨則從事於推翻沙皇統治而建立民主共和政體。

為了對付這些活動，西班牙和意大利又於一七八三年再度設立了異端裁判所。天主教派以及年齡的正統基督教派和舊有的政治階級都轉向共產黨開火。無畏的叛黨論者和小冊子發了出來，並召開了多少次特別大會，以駁斥共產主義。許多反對的宣傳中特別著重地指出共產黨收容無神論者為會員（在這些國家中也會確有其事）。

在德奧二國，一般說來，這運動並不如在許多拉丁語系的國家中更有強烈的政治性。但總的趨向也是民主運動，且同樣受到法蘭西貴門的白眼。德理撒（Moria Theresa）女皇就是共產黨的死對頭。一七四三年她拒絕了對維也納的襲擊，結果，很多人被捕並被監禁。在她統治的整個時期中，共產黨總是被受着不斷的迫害。但不管與官方方面的壓迫多麼地強，仍然有很多詩人對學家和藝術家或多或少地與運動聯繫着，至少也公開給與聲援。萊辛，歌德，萊德，費希特，海頓，蒲前德爾等都是共產黨的支持者。

德理撒的繼任者約瑟夫帝在位時，在博學通識分子和政治分子的條下，正式承認了這一運動，共產黨因此而得到了豐厚的收養，這會使

多少忠實的會員感到厭惡的條件是在一七八七年接受的。在四年之後，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繼位，對共產黨的迫害又重開開始了，其惡毒的程度，甚且比加菲已，所有各名者在短期都全都被監禁。『沒有重』的時期，後來不過持續了四年。

莫扎特成為共產黨員是在一七八四或五年的冬末之交，正是共產黨了受重罰的時期。莫扎特的共產黨都發生在比較不穩的時期中，即一七八五年到一七九〇年之間。但他之期共產黨動發生聯繫却是在勃朗多堡（Sa zburg）之年，即當共產黨正講受德理撒女皇的壓迫的時候。當時，他好像就不許多朋友備了共產黨員或聯繫運動者（Oltume nari），而且和歌德等輩生出，莫扎特在一七八四年之前對德理撒女皇有很大的期望。他原預備的共產主義的《Windtlioma》作曲曲在一七八〇年。因此時期的有二個宗教的但含有共產黨傾向的歌曲。大合唱（Cantata [Dir. Sec edes Welser] 在一七八三年。莫扎特逝世之（一七九一）正是共產黨在權迫壓迫之時而他對自己的信仰一直保持忠實，至死不渝。那共產黨理論的『大支持』歌劇『總管』（The Magic Fute）恰好像作於其生命的最後幾個月。

他的作品顯示出，作為一共產黨員的莫扎特不但富有勇氣和勇氣如共產黨的理論。他從事共產黨活動非常認真，他創立了一個稱為「洞天」（Grotte）的新支部，親自詳盡地查「規章」，這一些都是以充分表現出其「認真的」影響。

有人以為莫扎特原樣，用任何到手的「秘密」的階級將之與別種階級一視同仁，同階級之轉變，並同等用社會學的高點看待它們。這話是不對的，他似乎了解了解這一點。在「一才」在提到自己的海爾納（Heiler, 哥德士德【Pauid】）時，他說「建築能從外部的欣賞感到罪惡；知音者必可領略其深意，應當也是如此。的很多人至少也可以猜到他的這新作品的真意却很少有人預備他為法國大革命作活躍的公開宣傳，雖然一本叫做『雅可致黨人在巴黎的革命學院謀殺之歷史』的小冊中，能增加過他這樣的罪名。

莫扎特作了許多共產黨的歌曲和大合唱。其中許多都具有活潑的，樂觀的和好的性質，以大合唱「預告我們階級的奮鬥」（莫扎特最後一個完整的曲子）最顯揚性質，那真是一個樂觀得笑臉滿面的作品，其真言的性格與作者的哲學

# 「五四之風不可再見」

## 廣議

東郭迪吉

「五四」之風，不成問題的斷說風平浪靜了。從去年冬季起，吳景濂代言院議員就「頌揚了」「五四」之風不可復見的「命令」，字面上的威勢，還不足以見其效；何嘗之以手榴彈，衝鋒槍，將種人物的講卷，都擱用報紙的造流詆譭，無孔不入，無微不至。看像還「風」得起來才怪哩。

不信，事實擺在面前，四具「拋擲」學生消聲體，不閉眼睛的埋在棺材裏，埋在土底下；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第二代子孫，不但不會被打，而且升官的升官，帶了人馬去了開羅道上；的也非少青年。當初，吳景濂都說出二十一條和咱們親善；今天，咱們倒過頭來，畢竟是憑自己好兄弟，用他們稱讚的士卒，除「紅黨」，剿「赤匪」，「奸黨」繼而「赤匪」平「五四」的「暴行」，又那裏還有「再見」之理呢。

再引伸下去：「五四」據說是青年運動的開始，青年應該提出聲訓，宣傳入腦，挖空腦髓，變成鬼魂，任意使用，隨着鬼舞；那有容許自由活動，擾害孤王的社會「秩序」，豈非大逆不道也哉！一紙御詔，把「青年節」改到三月二十九日，叫你拿黃花崗烈士們做榜樣，犧牲有你的份，失敗有你的份，可不許抬頭翻身。

文藝節從去年起定在這一天了，但也并不要緊，文藝節底還是空口白話，起點而慕為的玩藝；而說，你們紀念，咱們不是也有「委員之命」而名「文化運動」者乎，必要時也應包穿的來上一套，更見只談人既有「武德」，哪能沒有「文治」之理呢！

不過，在下列以爲，未免還不夠勁，應該尙須補充。於是，越組代提，組織議以下幾點：趕快執行，急急如律令勒！

第一，想當初，有蔡元培而錢玄白者，身居大學校長，既不防患未然，更不論「暴」平「亂」，又不編上一局，或者提提名聲，既除幾個；而且包庇袒護，實屬不「法」已極，人雖已死，黨都難逃，應於是日，開棺戮尸，以爲後來者之戒。

第二，當初「無知」之士，今日翻臉改圖，非識時務之俊傑，何能勝此；其中最顯著者，有傅「師」斯年，當日去作旗手，而今爲倡「時代不同」，「言九罪」司法蔡世，更靈活時加官晉爵，死後配享皇陵，以體校長，院長，教授，藝員之輩作爲標準，有所取法。

第三，趕快禁止白話說文，不許開思想科學術；頒令索回，自傳院給至幼童阻止，除一律開經外將御製「命運」，刻作必要課程。如尙不足，再將頭擱一倉，命運一迫，讓孩子們們痛痛淋漓，更見靈效。

第四，「五四」時代，狂妄之徒，真真「咱」們還有精神，總總盡盡「因因斯」，「德德克拉斯西」，流落至今，仍有人以「科學」「民主」相號召。殊不知「獨裁」是傅王法實，「獨裁」是傅廷方針。除頒令大小書店將此四名詞在辭典之譯書中，盡數刪除；并以後不得再見諸文字語言；違令者判以緊要治罪法，處以極刑。

補充已畢，幾美盡善；狗彘盛哉，「五四」之風」，看您還能再見不再見！

# 正視現實

碧野

## 不在沉默中爆炸，就在沉默中死亡！

當前是一個造謠中傷血肉淋漓的時代，身為這一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就有職責和勇氣地來正視這血肉淋漓的現實。

當前是一個造謠中傷血肉淋漓的時代，身為這一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就有職責和勇氣地來正視這血肉淋漓的現實。

當前是一個造謠中傷血肉淋漓的時代，身為這一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就有職責和勇氣地來正視這血肉淋漓的現實。

當前是一個造謠中傷血肉淋漓的時代，身為這一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就有職責和勇氣地來正視這血肉淋漓的現實。

當前是一個造謠中傷血肉淋漓的時代，身為這一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就有職責和勇氣地來正視這血肉淋漓的現實。

當前是一個造謠中傷血肉淋漓的時代，身為這一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就有職責和勇氣地來正視這血肉淋漓的現實。

深，有力量，糾結複雜，在內容裏有「某種異地的私欲但顯鮮明的有根柢，它給了音樂以人格一個性，這不是流俗的而是美的」的來源。

有些批評家像這樣對其是不可救藥的。W. G. Turner 在一篇論文說：莫扎特的音樂有兩種意義，一如祭列 悲壯，一種種意義的。可惜他沒有告訴我們這兩種意義到底是什麼。

莫扎特常引用盧梭的詩句「藝術是自然之摹仿」的習慣，我們知道這話值得研究一下，也許可以，這個話打開。如我們把莫扎特所有樂曲的音調，是供給者，而且感大自然現今人眼裏的人自然，這就是出自莫扎特口中的驚人信條。我們相信，一個極其真正的人，在平時必思這話回來，決非只在其心裏說過，那麼，在莫扎特這人話裏是首要意思！

「自然」一名字當 於特殊的意義中。今天在我們大多數人「自然」此語是雜料——糊塗指一種因循有根柢的真理。在莫扎特這大概是指出誠，認真和一種本質上豐富的真理。一種與威爾相抗的水調。莫扎特當然是認真的人，不啻多發瘋與複雜，他總是忠實，忠的，忠實指那熱情的音樂中所內在的真理——即最感傷的抒情的表現。當然，這是音樂家的或極大的謬誤，但在此之下（或在此之上，或此之外）還常有一種從不上的真理之情亦可。

由於莫扎特在個人世界方面反對貴族專制。反對一切體統，反對形式主義，並深痛形式主義所包藏的真正的社會罪惡，加以他是個劇烈的藝術家，在其作品中可以反映出他的高度的價值表現，原是很自然的事。這表現是人的、與 盜是

可從作品中與出來的活生生的感情。自由而又自覺，在這莫扎特特殊的音樂中還是一種新奇的東西。但在別方面，尤其是在當時民間音樂中，卻有根柢。

莫扎特雖然是一個職業的音樂藝術家，但正心裏確是一個人民的音樂家。他自己就是一個平民。他是由音樂界引了人進的，他懂得什麼是真實的人的表現，他知道人們要的什麼，單的上述。十八世紀的民歌的音調是比較特殊的民間音樂的基調。這些元素對莫扎特比對於任何十八世紀的作曲家（例如的貝貝利和派的派頓）都更其重要，因為他似乎隨時隨地引用這些

（如在p ApAgenb 的「一個女人或者一個妻子」中（「根據歐民歌」常所不能「另換別時」為觀察，或在在 reY hiba 的「午的音樂」中，這非以「當我是一隻小鳥」為「）。更的結合，他用方言寫自己的曲調，如在「孩子們」一曲中就表明「那都是去人的事」。

他並把這種感性的地真地感帶到非常複雜和最複雜的作品中去。在他的音樂藝術作品中，我們都感到樂於人的為其情感。我們用不著舉很多的，只要一提起人人知人人愛好的，短調交響樂和短調樂奏樂就夠了，像那樣感得深刻而豐富的音樂，在莫扎特之類從未具有如此精確的形式。這是「人類」的音樂。這種元素，感化了音樂，而又使音樂「感化」。

這種通俗而不做作的真理，這種熱烈的同情，都不過是一種精緻的音樂表現罷了，這是在當時常常可以感於人的心，即是「沈沈悲悲的人的音樂」，在思想最深刻的音樂，這與莫扎特的時代若如Tom pAine, John Wesley 諸人，其真近。莫扎特是一個人道，或的平人的作曲家——這事今日還在進行中。

偉大的音樂家。一如偉大的文學家，該時代的詩人，而且在此中去解決他們。莫扎特有力地，信實地解決了他們時代的詩人。這也真正是摩士士比那流勳等深和一般平民的音樂的藝術家才做得到。

在動盪的時代，莫扎特的音樂給人以為益和慰；它比別地如「加以」，在今日莫扎特的音樂是前所未有的日加受人愛好而且加流傳。這次非偶然的一番位置。當這主義和殘忍在與無窮的毀滅勝利的前方，其純潔，其平誠和流傳力，是使莫扎特的作品在這些年中（中）



官僚和饑餓統治下的農村

明和

在在那結語中具體表現出來了：「若使好歌，貪欲和惡欲永無停止，和惡欲會凍結那友和權權而形成的實地」這其間的另一共濟主義作品，即前述的大合唱「字句的聖潔」在旋律結尾及一部分的抒情方面都和類似「多芬的名曲『天地的頌歌』」。這也決非偶然的事。充滿着同樣熱烈的情緒，並表達着同一的哲學思想，這兩位大師不期而然地採用了幾乎完全同一的形式。人們常以為貝多芬是一個「科學的戰士」當然不無，但我們也須承認，貝扎特也毫不遜色。

這一運動不應被視作着舊的宗影崇拜 (Intellect ual cult)，而實在是一個熱烈的企圖。想改善平民的命運的企圖。在十八世紀的歐洲，愚民的災難之深尤我們所難想像的。卡理爾 (Carlyle) 曾將法國平民所受的苦難描寫得個個下酸心了，但在歐洲別部（那正是英扎特一出生所遊歷之地），愚民們所受的苦還遠較法國愚民所受苦為深，大革命之暴發於法國，部份是由於法國人還有戰鬥的力量。別的地方，尤其是在西班牙和俄國，大部分人都將落到奴隸的水平去了。

人豈不免於悲憤一切痛苦的事，却記着一切悲憤的事。結果，二十世紀所記的只是十八世紀之悲憤。一些悲憤兒輩的卑鄙之屠殺器物，一一精製的器具和雜物，句稱的建築，文雅精緻的器物。為那悲的生活造成一個完全虛偽的印象則很容易——但不幸的大眾既未承受什麼遺產，也一一遺棄。

但他們終於悲憤並忍受下來，而將生命力表現於十九世紀的偉大革命和自由運動中。在黑暗的可憐中，他們的理髮受到各同等的剝削對待，共產黨的各黨，真是這種同樣的階級中其最重要的一員。顯而易見在當時和受着教會和政府的壓迫

，一如今日的解放運動體悟法西斯的那道一般。這一類別種國家，在研研莫扎特的共濟主義的作品時，是值得記在心上的。

莫扎特從法國大革命的精神所受的影響，以最明顯的字句表現在歌劇「弄髮師 (Figaro)」中。這個作品對那自由的流下，伯爵 Al ma vi u o 之不負責任與那惡劣地作了諷刺的批評。歌劇所根據的「本 Been near chais 的劇本，曾一度取得了拿破崙的讚賞：『這是行動中的革命』 (C'eta it la rev lution de la En Action)。劇本在維也納不能上演，所以歌劇的情調只好溫和一點。但此劇仍是——這作品不失為對害人階級的風聲之刺的風刺，其作者也真不愧是一個人」的真正的批評家。

但，以為莫扎特的「精神」只灌注於「弄髮師」及其他「濟」類的作品中，那也太「」。人生觀不可從隱微被找出來而表現在某幾個作品中，然後又突然隱沒。

一個藝術家如是感的人，其作品中必從頭到尾都顯現出時代的氣息，莫扎特生在一個空想，科學，和藝術的時代。他生活並工作在歐洲大革命的前夕，這時代的動盪時時出現在他的長笛——一方面是空想所 的深刻觀察者，另一方面都是少數階級階級 (雖然也 幾千人)，而這少數人的所謂「權利」大部分不過是特許的非法行為罷了這自然是一個很顯著的對比。

莫扎特的音樂如何呢？其中也存在着——一個對比——一個充滿悲憫的對比。是「新的，音樂家的從歸」刻畫着長笛的悲感，便有了每個已知的妙唱，這，許多亂的發明，用眼看去了（如果不同凡）你覺得得是典型的十八世紀的音樂 (Cour t music)，但再耳朵聽起來却又不是，簡

## 我在祖國的上空飛着 呂劍

我在祖國的上空飛着，  
我在祖國的上空飛着，  
我的話，和真 說話，  
它們就聽我——  
「去呀，和敵人戰鬥吧！」

我在祖國的上空飛着，  
我在祖國的上空飛着，  
我們是一顆星，向前飛，  
一盞燈，照耀着我們，  
「去呀，和敵人戰鬥吧！」

我在祖國的上空飛着，  
我在祖國的上空飛着，  
在下雨，雪，我們仍得用野  
心，下，下，下，下，下，  
在那和平的草原，的莊稼，  
我們的小兵兵隊向前走着

我在祖國的上空飛着，  
我在祖國的上空飛着，  
「誰，這，我的家」——從小村莊上根根的振盪

阿娘正在晒乾草呢  
或者正在織衣裳罷  
未曉要正在做針線罷

正唱着我歡悅的那支歌罷

我在祖國的上空飛着，  
我在祖國的上空飛着，  
我懷着愛戀的心，向着你，  
像時常我們的名字，  
像時常我們的名字，  
像時常我們的名字，  
像時常我們的名字，

明白嗎？是在那的繁榮和高興呀  
像時常我們的名字，  
像時常我們的名字，  
像時常我們的名字，  
像時常我們的名字，

# 德米特里·頓斯基的咏嘆調

交響大合唱 (Symphonic Chorus), 格里珂夫歌集上'的片段

布羅克特·維派, 俞年譯, 愛波林曲。

斯琴德慢板

$d R = D D \quad \frac{4}{4}$

父 親 們 和 弟 兄 們, 俄 羅 斯 的 勇 士 們! 是 時 候 了, 血 的 日 子 已 經 來  
臨。 祖 國 的 大 地 的 未 來 的 命 運。 在 這 戰 爭 中, 她 將 祝  
願 我 們。 立 功 去, 弟 兄 們! 爲 了 祖 國 的 苦 難, 爲 祖 國 輝 煌  
光 明 和 榮 光。 當 我 們 爭 取 自 由, 死 是 爲 了 生 活, 如 果 我 們 沒 有 了 自 由,  
真 可 爲 自 由 而 死。 認 力 中 沒 有 真 理, 只 有 真 理 才 有  
力 量。 今 天 我 們 面 向 普 威 里 的 戰 爭。 而 假 如  
命 運 帶 給 我 滅 亡, 爲 了 自 己 的 人 民, 我 將 站 到 最 後 一 刻 下 去。

祖 國 的 大 地 的 未 來 的 命 運, 在 這 戰 爭 中,  
她 將 祝 願 我 們。

## 給拿破崙失敗 後的共和國

★ 德 萊 ★

我恨你，倒下了暴君！  
我恨你，倒下了暴君！  
一個不忠於他的臣民，  
你，竟在自由的墳地  
埋葬和高歌。  
你，仍於依然屹立！  
那地方仍於依然屹立！  
你那時期的榮華，  
已將時期的破片  
並將給給埋沒。  
我那時期的  
屠殺，叛逃和奴役，  
都在你睡眠中過去，  
並埋沒了你。  
他們的巨人。他知道  
但太遲了，  
自從法國和你播入煉鋼，  
「美威」和「子」  
比「德蘭」和「子」  
更永恆的仇敵。  
留習服，清淨的法庭，  
和混亂的時代所滋生的  
血與信仰。

(小林譯) 一九四六，四。

# 人民藝術週刊

1

本片卷自 

1	9	4	6
---	---	---	---

 年 

1
---

 期